



新时代大学生合作精神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戎家臣, 郑 怡, 毕祐彰

(华南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0)

摘 要: 合作精神是现代社会大学生需要具备的重要素养, 那么, 大学生合作精神的影响因素都有哪些? 调查结果表明: 对合作的认知、团队建立方式、团队结构、任务目标特性、学校重视程度等均对大学生合作精神具有一定影响。鉴于此, 需要以课堂学习为主渠道、以各类竞赛为着力点、以社团组织为主阵地, 通过提高合作认知、优化团队结构、建立积极互赖关系等进一步提升大学生的合作精神。

关键词: 新时代; 大学生; 合作精神; 团队合作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31X (2021) 05-0075-05

DOI: 10.19899/j.cnki.42-1669/Z.2021.05.014

一、问题提出

大学生合作精神是对大学生的合作意愿、合作素养与合作能力的综合考量。新时代的大学课堂不再是老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教学形式, 翻转课堂、同伴教学以及无领导小组讨论等新的教学形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其共同之处在于突出强调学生以小组形式进行学习, 即团队合作、共同讨论并解决问题。由此, 合作精神就成为大学生需要具备的重要素养。另一方面, 新时代的社会发展不再囿于一国, 现代化的交通和通讯使地球村由理想变成现实, 人们的交往与合作对象更加多元; 新时代社会合作的重要性和优势更加凸显, 很多大型项目都需要多方全力合作才能完成。由此, 合作精神就成为新时代社会公民应具备的基本素养。

然而, 当代大学生合作精神状况不容乐观。他们大多数是独生子女, 特殊身份和成长环境一定程度上导致集体观念淡薄, 凡事以自我为中心。由于受

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他们将学习视为具有高度竞争性的活动, 也缺乏合作学习的体验和经历, 合作意愿普遍较低^[1]。同时, 西方一些思潮尤其是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给部分大学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再加上传统文化中一些糟粕思想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负面影响, 这导致了部分大学生合作精神的淡化与缺失^[2]。

那么, 当代大学生合作精神状况究竟如何? 其影响因素都有哪些? 我们对此所知非常有限。鉴于此, 本研究从个体和外部两个方面入手, 探究大学生合作精神的影响因素, 以为探寻更有效的大学生合作精神提升策略提供支撑和依据。

二、研究假设与模型设计

(一) 研究假设

目前学界对于大学生合作精神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分为个体因素与外部因素两方面。

收稿日期: 2021-03-08

基金项目: 2020 年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课题“新时代大学生合作精神及其提升策略”(项目编号: 202010561035)。

作者简介: 戎家臣(2000-), 男, 河南新乡人,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 2018 级本科生, 研究方向: 管理学; 郑怡(2000-), 女, 江苏淮安人,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会计学专业 2018 级本科生, 研究方向: 管理学; 毕祐彰(2000-), 男, 广东深圳人,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 2018 级本科生, 研究方向: 管理学。

就个体因素而言,主要包括性别、专业、对合作的认知等,也有学者分析了社会责任观念、性格特征等对合作精神的影响。

性别与大学生合作精神具有相关性。与男生相比,女生的合作意愿相对较高。往往在面对任务时更倾向于采用合作的方式,而男生更愿意选择独自解决问题。不同专业大学生的合作精神具有显著差异。实验较多的理工类专业,学生经常以小组形式完成实验任务;管理类、新闻传播类专业,学生会在学习和实习中更多与人打交道,这些专业大学生的合作精神明显高于文史类专业,后者的合作学习机会相对较少,合作意愿和合作能力相对较低。对合作的认知也对大学生合作意愿具有影响。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认知决定态度,态度影响行为。如果对合作持有积极认知,个体就会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合作,就会较积极、较多地参与合作。

由此,我们期望性别、专业、对合作的认知对大学生合作精神具有显著影响,假设如下:

假设 1:女生比男生有更强的合作精神。

假设 2:理工类专业学生比文史类专业学生有更强的合作精神。

假设 3:对合作持有积极看法的学生比对持消极看法的学生有更强的合作精神。

就外部因素来说,有家庭环境、团队架构及特性、合作目标以及学校重视程度等。家庭环境对合作精神的影响主要来自家庭结构以及父母影响,独生子女家庭、多子女家庭孩子的合作精神差异显著,父母在家庭生活中的合作表现也对子女的合作精神具有影响。团队架构、组成方式、分工程度、自主程度以及目标清晰程度均对大学生合作精神具有影响。已有研究证实,分工明确程度、执行力强度、活动计划清晰程度均对团队成员的合作精神具有重要影响^[3]。此外,团队成员能在团队中获得何种程度的自主权也同样会对他们的合作精神产生重要影响。作为大学生合作精神培养的主体,学校重视程度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

鉴于此,我们期望家庭因素、团队建立方式、团队结构、目标特性、学校重视程度对大学生合作精神具有显著影响,假设如下:

假设 4:多子女家庭学生比独生子女家庭学生有更强的合作精神。

假设 5:自发建立团队的成员有更强的合作精神。

假设 6:自发决定团队结构的团队成员有更强的合作精神

假设 7:更高自主权的团队成员有更强的合作精神。

假设 8:分工更加明确的团队成员有更强的合作精神。

假设 9:重视合作的高校学生有更强的合作精神。

(二)模型设计

本研究中,大学生合作精神通过合作意愿与合作能力来表征。就合作意愿而言,主要考察大学生在以合作的方式解决问题时,发起合作与参与合作的比率。就合作能力而言,主要从学生的领导能力、人际交往能力以及表达能力三个维度进行综合考察。通过对不同维度、不同问题进行权重分配,设计出本研究的大学生合作精神强度模型。

三、研究设计

(一)调查工具与调查情况

调查工具是自编的《大学生合作精神影响因素调查问卷》,第一部分是个人基本情况,第二部分是大学生合作精神状况调查,第三部分是可能影响大学生合作精神的个体、外部因素调查。

以普通公立高校的在读本科生为调查对象,采用随机取样方式,于 2020 年 9 月通过问卷星对 8 个省(市)的 11 所高校的本科生发送问卷链接,共收到有效问卷 237 份。

调查对象的性别结构是:女生占 59.49%,男生占 40.51%。学科结构为:哲学(0.84%)、经济学(7.59%)、法学(4.22%)、教育学(0.42%)、文学(3.38%)、理学(7.59%)、工学(36.71%)、农学(1.27%)、医学(8.44%)、管理学(27%)、艺术学(2.53%)。

(二)变量定义与数据处理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大学生合作精神的强度,利用所建立模型对大学生合作意愿高低、合作能力大小进行考量。自变量包括个人因素与外部因素,个人因素包括性别、专业以及合作认知,将合作认知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类。外部因素包括家庭环境、团队架构及特性、目标、学校培养等。家庭环境包括被调查者是独生子女或者是有兄弟姐妹;在家中家务的分工情况是明确分工或者是没有分工。团队架构包括团队的建立方式是自发建立还是在他人的指示下建立;团队中的分工程度是粗略或者精细;对于团队的激励是使用物质激励还是精神激励;团队的自主性是高还是低。学校培养包括被调查者所在学校是否重视对学生合作精神的培养。

四、研究发现

(一)个人因素

性别。女大学生相对于男大学生而言,合作精神的总分(12.6、12.5)和平均分(3.2、3.1)均略高一些。与男生相比,女生更愿意与他人合作解决问题,但不同性别大学生的合作精神得分差距并不大,总分平均分仅相差 0.11 分,平均得分仅相差 0.027 分。

专业。将理学、工学、农学和医学四个专业归类为理工类专业,将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和艺术学八个专业归类为文史类专业进行研究。理工类、文史类专业合作精神的总分分别为 12.3 和 12.8,平均分分别为 3.1 和 3.2。文史类

专业大学生相较于理工类而言,合作精神更强。这与我们之前所做的假设相反,文史类学生出于专业的原因,拥有更多合作完成任务的机会,因此相较于理工类专业的大学生具有更强的合作精神。不过,两者之间的差距并不大。

合作认知。问卷中使用量表题考察大学生的合作认知,合作认知与合作精神的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所示, sig 值为 0.000,合作认知与合作精神显著相关。

表1 大学生对合作的认知与合作精神的相关性分析

				总分
皮尔逊相关性			1	0.288**
Sig.(双尾)				0.000
自助抽样 C	偏差		0	0.001
	标准误差		0	0.067
	99% 置信区间	上限	1	0.077
		下限	1	0.417
皮尔逊相关性			0.266**	1
Sig.(双尾)			0.000	
自助抽样 C	偏差		0.001	0
	标准误差		0.067	0
	99% 置信区间	上限	0.077	1
		下限	0.417	1

注: **p<0.01

为进一步探究合作认知对合作精神的影响程度,我们采用了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

表2 大学生合作认知对合作精神影响的回归分析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模型	B	标准错误	Beta	t	显著性
常量	10.661	0.470		22.692	0.000
	1.007	0.238	0.266	4.229	0.000

由表2可见,若设合作认知得分为自变量x,合作精神总分为y,则可以得到线性回归方程为: $y=1.007x+10.661$ 。可见,合作认知对合作精神具有显著影响,对合作的认知越积极,合作精神就越强。

(二) 外部因素

家庭因素。本研究中的家庭因素具体指多子女/独生子女,分为四种情况:独生子女、有哥哥/姐姐、有弟弟/妹妹、哥哥/姐姐和弟弟/妹妹都有。不同情况家庭大学生的合作精神得分情况见表3所示,独生子女大学生合作精神得分最高,有哥哥/姐姐和弟弟/妹妹的大学生合作精神得分最低。调查结果与本研究的假设不一致,反而是作为独生子女的大学生具有相对更强的合作精神。

团队建立方式。本研究中的团队建立方式包括自发建立和他人安排建立两种,不同团队建立方式团队中大学生的合作精神得分情况见表4,与他人安排建立的团队相比,自发建立团队中的大学生合作

精神得分略高一些,但两者的差距不大。

表3 不同家庭情况大学生的合作精神得分情况

	总分	平均分
独生子女	12.73	3.18
有哥哥/姐姐	12.61	3.15
有弟弟/妹妹	12.38	3.09
哥哥/姐姐和弟弟/妹妹都有	11.94	2.99

表4 不同建立方式的团队中大学生的合作精神得分情况

	总分	平均分
自发建立	12.637	3.159
他人(如老师)安排建立	12.391	3.098

团队架构形成方式。本研究中的团队架构形成方式包括自主决定和他人安排两种,不同架构形成方式的团队中大学生的合作精神得分情况见表5所示,与由他人安排团队架构形式相比,自主决定团队架构方式的团队中大学生的合作精神得分相对较高,但两者的差距不大。

表5 不同架构的团队中大学生的合作精神得分情况

	总分	平均分
自主决定	12.61	3.15
他人安排	12.38	3.09

自主权。本研究将自主权分为决定权和执行权两个方面五个类别:无自主权、一定决定权且无自主执行权、有自主决定权且无自主执行权、有自主决定权且有一定自主执行权、全部自主权,不同自主程度团队大学生的合作精神得分情况见表6。无自主权团队大学生的合作精神得分明显低于其他。除全部自主权的团队成员之外,其余三个类别的合作精神得分平均值均为12~13分之间。若团队成员的自主程度过高,可能导致团队成员难以形成合作,完成各项任务时受个人因素影响较大。拥有一定决定权、无自主执行权团队的大学生相对而言得分最高,这样的团队中成员完成任务时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空间。

表6 不同自主程度团队大学生的合作精神得分情况

	总分	平均分
无自主权	4.00	1.00
一定决定权、无自主执行权	12.94	3.23
有自主决定权、无自主执行权	12.58	3.15
有自主决定权、有一定自主执行权	12.73	3.18
全部自主权	11.00	2.75

分工程度。本研究中的分工包括家庭分工和团队分工两个方面,其中家庭分工分为没有明确分工、粗略分工、一般分工、较为明确分工和有非常明确分工五档;团队分工也分为五档,分别是极其粗略分工、较为粗略分工、一般分工、较为详细分工和事无巨细

分工。不同程度的家庭分工、团队分工中大学生合作精神得分情况见表6和表7所示。

就家庭分工程度而言,很有意思的是分工程度最高、最低家庭大学生的合作精神得分最高,其他三种分工程度家庭大学生的合作精神得分差别不大,这与前面的研究假设不一致。可能的解释有二:或者家庭分工对大学生的合作精神不具有影响;或者最高程度的分工是基于合作进行,最低程度的分工需要合作进行,两者都离不开高度合作。

表7 不同分工程度家庭中大学生的合作精神得分情况

	总分	平均分
没有明确分工	13.00	3.25
粗略分工	12.32	3.08
一般分工	12.37	3.09
较为明确分工	12.39	3.09
有非常明确分工	13.00	3.25

就团队分工程度来看,一般程度分工团队中大学生合作精神得分最高,极其粗略分工团队大学生合作精神得分最低(见表8),分工程度与大学生合作精神得分之间没有线性关系,这与前面的研究假设不一致。

表8 不同分工程度团队中大学生的合作精神得分情况

	总分	平均分
极其粗略分工	8.33	2.08
较为粗略分工	12.33	3.08
一般分工	12.95	3.24
较为详细分工	12.57	3.14
事无巨细分工	12.00	3.00

学校重视程度。本研究将学校重视程度分为完全不重视、不太重视、一般、比较重视和非常重视五个等级,其与大学生合作精神的相关分析结果见表9。sig值为0.000,远小于0.05的显著性检验标准,可以认为学校重视与大学生合作精神显著相关。

表9 学校重视程度与大学生合作精神的相关性分析

皮尔逊相关性			1	0.320**
Sig.(双尾)				0.000
个案数			237	237
自助抽样C	偏差		0	-0.003
	标准误差		0	0.083
	99%置信区间	上限	1	0.105
		下限	1	0.522
皮尔逊相关性			0.320**	1
Sig.(双尾)			0.000	
个案数			237	237
自助抽样C	偏差		0.003	0
	标准误差		0.083	0
	99%置信区间	上限	0.105	1
		下限	0.522	1

注:**p<0.01

为进一步探究学校重视对合作精神的影响程度,我们采用了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见表10。

表10 学校重视程度对大学生合作精神影响的回归分析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模型	B	标准错误	Beta	t	显著性
常量	9.524	0.602		15.823	0.000
	0.914	0.176	0.320	5.179	0.000

根据表10,若设学校重视程度为自变量x,合作精神得分为因变量y,则回归方程为: $y=0.914x+9.524$,由此可见,两者具有正相关关系,学校越重视,大学生的合作精神就越强。

五、结论和建议

(一) 研究结论

第一,就个人因素而言,专业、对合作的认知对大学生合作精神具有显著影响,性别与合作精神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在专业方面,文史类专业学生比理工类专业学生拥有更强的合作精神,这可能是由于文史类专业在课程内容和教学形式方面更有利于合作精神的培养。在合作认知方面,对合作持有积极认知的学生比持有消极认知的学生拥有更强的合作精神,前者有更强烈的合作意愿,合作能力也相对较高。

第二,就外部因素而言,家庭环境、团队建立方式、团队结构、高校重视程度对大学生合作精神具有显著影响。在家庭环境方面,独生子女和有哥哥姐姐的学生拥有更强的合作精神。可能的解释是独生子女和有哥哥姐姐的孩子在家庭中会获得相对更多的关注与照顾,家庭资源竞争压力不大,更乐意与他人合作。在团队建立方式和团队结构方面,自发建立团队、自主决定团队结构团队的成员拥有更强的合作精神,这表明符合团队成员之间的自然吸引而组建的团队更有利于其成员的合作。在团队合作方面,拥有有限决定权和有限自主权、分工程度居中的团队成员拥有更强的合作精神,这表明团队合作方式需要在外部协助和内部民主之间进行协调,需要将内部民主程度控制在一定范围。在学校重视方面,重视大学生合作精神的高校学生拥有更强的合作精神。

(二) 建议

根据以上发现,本研究就进一步提升大学生合作精神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课堂合作学习为主渠道提升大学生合作精神。一方面,通过课堂学习建立积极互赖关系,有效利用激励机制。积极互赖是合作学习的首要条件^[4],它指个人成功必须以他人的成功为基础,而不能仅仅是靠自己,拒绝其他组员的帮助或协作^[5]。如果课堂学习任务需要通过小组合作完成,打分又注重个人表现,这不利于合作精神培养^[6]。需要帮助学

生通过小组合作建立积极互赖关系,具体方式有正目标相互依赖、正角色相互依赖、正身份相互依赖、正资料相互依赖和正奖励相互依赖^[7]。在小组合作学习中,小组成绩要取决于每一成员的成绩,要更看重成员间的合作及其成果。另一方面,在课堂学习中培养学生社交技能,提高合作技能。“掌握社交技能”是合作学习的一个重要内容,社交技能可以教授并通过教学得到提升和强化^[8]。由于研究证实,社交中个体的沟通水平越高,合作比率越高^[9]。高校的课堂教学要把教学内容与相关的社交及沟通技能想结合,让学生在练习中掌握这些技能。

第二,以各类竞赛为着力点提升大学生合作精神。全国性、区域性以及各种校际的学科、创新创业竞赛种类繁多,其主要目的是培养大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也有调查显示,参与竞赛并获奖的学生在团队协作方面的能力普遍高于普通大学生^[10]。竞赛要求学生以团队形式报名参加,例如“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参加竞赛的部分学生自行寻找参赛的队友,自行决定团队的组织形式,这都有利于合作精神的培养提高;部分学生有指导老师带领参赛,在团队决策和执行过程中有老师的指点,团队成员具有有限决定权和自主权,这也能够促进合作精神的培养提高。因此,高校应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各类竞赛,指导老师可以在做好参赛指导工作的同时,有意识地培养提高大学生的合作精神。

第三,以学生社团组织为主阵地提升大学生合作精神。根据学生参与理论,学生在校园中付出的体力和情感越多,学习效率、学习获得感和自我效能感就越高,学生的团队意识、集体荣誉感也越强。社团能够将兴趣爱好相同的学生聚集在一起,定期举行各种校内外活动,这种有着明确共同目标的自组织形式和自发活动非常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合作精

神。在我们的研究中,团队分工过于明确会带来团队成员之间的割裂,而过于模糊的分工会导致团队中出现不公平现象,打击社团成员参与合作的积极性。有学者就大学生对社团评价所进行的调查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11]。因此,高校应该对大学生社团建设予以充分有效的指导,尤其要从合作精神培养的角度引导大学生社团的发展,但也不能过度干预,而要保证学生社团的民主氛围和自组织性质。

参考文献:

- [1] 李颖,罗涤,袁利.大学生合作精神评价体系的实证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2012,(6):176-182.
- [2] 李朝晖.大学生合作意识的缺失与培养[J].中国成人教育,2007,(18):55-56.
- [3] 徐红彩.大学生合作学习影响因素的质性研究[J].高教探索,2018,(8):44-49.
- [4] Kagan, S. Cooperative Learning (2nded.)[M]. San Juan Capistrano, CA: Resources for Teachers. Inc. 1992.10.
- [5] 马兰,盛群力.究竟是什么促成了合作[J].教育发展研究,2008,(18):29-34.
- [6] 王坦.论合作学习的基本理念[J].教育研究,2002,(2):68-72.
- [7] 曾琦.合作学习的基本要素[J].学科教育,2000,(6):7-12.
- [8] Johnson, D.W. and Johnson R.T. An Overview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EB/OL]. <http://www.cooperation.org/pages/overviewpaper.html>,2020-10-10.
- [9] Rapaport, Suleiman. Incremental Contribution in Step-Level Public Goods Games with Asymmetric Players [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3, (2):171-194.
- [10] 张剑平,章苏静.学科竞赛促进大学生教育技术能力发展[J].电化教育研究,2010,(8):35-41.
- [11] 杨帆,李朝阳,许庆豫.高校学生社团的学生评价与影响因素[J].教育研究,2015,(12):43-51.

[责任编辑:石俊华]

A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ooperative Spirit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Rong Jiachen, Zheng Yi, Bi Youzhang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0, China)

Abstract: Cooperative spirit is an important quality that university students demand nowadays. What influence college students' cooperative spirit?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gnition of cooperation, the way of team building, the structure of tea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ask goal and the degree of school attention all effect university students' cooperative spirit. In view of this, with taking classroom learning as the main channel, taking various competitions as the focus, and taking the community organization as the main position, the cooperative spirit of university students can be further enhanced by improving their cooperative cognition, optimizing the team structure and establishing positive interdependence.

(C) Key words: new era; college students; cooperative spirit; team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